



## 《茶烟歌》杂谈

◎祝淳翔

1934年,郑逸梅主持中孚书局辑政,曾为范烟桥刊行《茶烟歌》笔记集,题签者章太炎、吴湖帆、曹幼秋,扉页上缀着数语:“酒力醒,茶烟歌,册年闻见从我说。等闲白了少年头,讲坛口舌;文坛心血。”此书约十万字,曾刊于1932年其主编的《珊瑚》半月刊上,后择其善者印在书里,杂志上发表的只是很小一部分。严独鹤在序言里说,范氏为人“亢爽无城府,又喜为诙谐,广交游”,故书前有多达12位友人写序,题词者若干,实不多见。书前插图刊有他留着寸头、戴墨镜、头偏约45度的侧面照,题曰“烟桥四十造象”,并附七律一首,其中“景斜寸草有余春”句,或非写景,而为其容貌的写真,亦确如江红蕉所言,本书可“作为四十初度的纪念”。

书中不知为何略有错讹,如《日本僧》一则,称“草桥有龙寿庵”,某日有一行脚僧借住庵内。作者正就读于草桥中学,“与庵对宇,偶入庵游眺,忽睹僧作木炭像,甚栩栩生动”。一问之下,此人来自日本,“素好佛学,闻吴中梵宫琳宇至夥,必有异迹,因渡太平洋以求”,“越半月他去,或疑其有他,亦无从臆断矣”。查范氏《寄琐散叶》(《大众》1945年25期):“徐伟士同学谓昔年草桥中学轶事甚多,可作说部,嘱余效章回体。余题名‘草桥梦影录’,第一回拟目云:‘玉带河边,跻身多士。龙池庵里,诡秘一僧。’当时草桥下有小河名玉带,河边有小庵曰龙池,居一日本和尚以木炭画像为生,行踪殊诡秘,借此作楔子。”

郑逸梅有文述及:“长元吴合立高等小学,简称第四高等小学,校址在草桥附近,濒玉带河,一曲清溪,映堤碧柳,与草桥中学,望衡对宇,隔河为龙池禅院,钟声渡水,豁人襟怀,稍南为竹堂寺,曩年唐伯虎、祝枝山觞咏挥毫于此,境极清幽,今则伐树填河,辟为公园路,面目全非了。”交相比对,可知那日本僧人借住的应为龙池庵。另据2006年版《沧浪区志》,龙池庵在公园路12号,其地属子城遗址。始建年代不详,清光绪初重建,额为“龙池古庵”。中有石栏“龙池”,一石雕龙头伸入池内,庵故以为名。1999年,庵被拆除。

“酒力醒,茶烟歌”句,源自宋代王禹偁《黄冈竹楼记》,是作者谪居生活的写照。南社湘集成员龚醉庵《长沙喜钝安至赋赠一律》(《民国日报》1916.7.27)亦有“谈锋乍敛茶烟歌”句,钝安即傅熊湘,同为南社社友的范氏在《茶烟歌》里有《红薇感旧记》,称此人“主撰长沙日报,论政触项城忌,汤芗铭举兵攻湘,索钝安甚亟,钝安微服走故里,仓皇无所归”。



## 《一千零一夜》

插图选(14)

亚瑟·拉克汉姆 绘

新油灯换旧油灯。



### 大国的命运

包刚升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800年以来,许多主要大国普遍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危机,而后又经历了复杂的政治重生或国家再造的过程。本书试图解释这些国家在工业革命与现代化的冲击之下所经历的政治经济变迁,理解这些变迁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及其背后的理论逻辑。

### 信任

[美]埃尔南·迪亚斯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这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小说,设定在历史上的美国,通过以不同文学风格呈现的相互关联的叙述,深入探讨家庭、财富和野心,是对一个资本主义至高无上的国家里爱与权力的复杂审视。

### 入木三分

[美]约翰·厄普代克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为一位人类灵魂的文学画师,厄普代克试图用自己的哲学理念和审美作为艺术的解锁密码,去召唤潜藏在画作中的一个暗示、一首诗,甚至一个魔鬼;将视觉拥抱延伸到精神思考,实现了从“入目”(look)到“入木”(see)的跨越。

### 这个世界,别的夜晚

裴洪正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故事的主人公生活在小乡镇上,这里有校园霸凌中绝望的少年,有亲手终结家族的母亲,有频繁遭遇家暴的女人,有在土地变迁中彷徨迷茫的农民,有遭受非议与攻击的小镇画家。他们在生活的泥潭中奋力挣扎,谱出无法磨灭的苦难悲歌。

## 周瘦鹃父子的园艺写作

◎霍加圣

周瘦鹃晚年出过几册专写“花花草草”的散文集,颇受读者欢迎,最近都有再版。他亲自种植花草、制作盆景、打理花园,并不像许多作者那样仅仅是“纸上谈花”。但由于文体所限,作品偏重于文人情趣,知识方面尚欠缺系统,科普价值反而不及他和长子周铮合著的两本小册子:《园艺杂谈》和《盆栽趣味》。周铮早年就读于南通学院农科,专修园艺。曾与父亲一起经营“香雪

园”,出售盆栽、盆景;并协助园艺大师黄岳渊编撰《花经》,负责文字笔录。其后供职于上海龙华苗圃(上海植物园前身)。

周瘦鹃在《园艺杂谈》前言里说:“本编所包含的十多篇文章,是他当年与我合作,而由我最近仔细修改过的。”当年周瘦鹃主编《乐观》杂志,共出十二期,每期均有署名周铮的文章,涉及内容与《园艺杂谈》一书大致相似。

《盆栽趣味》前言里说:“兹于种



## 周作人打赤膊(三)

◎归学农

“知堂的赤膊形象”在金性尧的记忆中有着“很深的印象”。而周作人另一场合的打赤膊形象又何尝不深入人心。198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过许志英编《周作人早期散文选》,共收录周作人1919—1928年的散文114篇。然而该书“没有前言,没有后记,入选的文章也不标明出处”,被读者戏称为“赤膊书”。此中缘由,商友敬推测道,“周作人既是散文名家回避不得,是汉奸又宣扬不得,不论好话坏话都轻不得重不得,所以索性什么都不说”。

《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刊载了许志英长达十余页的论文《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艺术成就》,据其题注,“本文为《周作人散文选》的序言,该书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可见《周作人早期散文选》原名《周作人散文选》,且有编者万余言的自序,并未“什么都不说”。在长序内,许志英阐述了周作人散文在新文化运动前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算得是学术界以历史审美视角看待其历史风貌与独特价值的先声,故此文不仅被《复印报刊资料》1981年第21期全文转载,并在1985年被评选为首届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可是学术界这一缕春风尚未吹拂到出版界,所以对于编者自序,“出版社觉得把握不住抽去了”。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为丁景唐。陈思和说,“丁先生不会不知道周作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但是出版时遭遇到的阻力也是可以想见的。关于这本书的出版,听说是几经反复,最后是许志英教授的序文被删掉。当时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中也有对丁先生的非议,觉得他胆小怕事”。

1994年,商友敬编《苦雨:周作人小品精萃》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终于可以“遵循‘思想再解放一点’的原则,所以既选了早期的名文,也选了中晚期较少流传的佳作”,另有数千字的前言,未再“采取‘默而当’的办法,递给我们一本‘赤膊书’”。



植之暇,与儿子铮通力合作,将我平日一得之见,一一记了下来,名之为《盆栽趣味》。”而当年复刊的《紫罗兰》杂志,前七期曾连载长文《趣味的盆栽》,署名周铮、庄熙皓。

新版的《园艺杂谈》和《盆栽趣味》,与当年杂志上的文章相比有许多变动。周瘦鹃作了仔细修改、补充和完善,当是无疑。但周瘦鹃的文字较为感性,周铮的文字较为平实,还是容易分辨的。